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四

宋　段昌武　撰

曹

鄭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朱曰今之曹州是也昔堯甞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

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孔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　陳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宜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　釋文無昭

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曰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孔曰蜉蝣郭璞曰似蛣蜣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蛣起吉反蜣音羌楚楚鮮明貌 鄭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畧然朱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凡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閲也閲者悦懌之意　鄭曰麻衣深衣也孔曰玉藻諸侯之禮云夕深衣　毛曰如雪言鮮潔　鄭曰說猶舍息也　說文掘作堀　東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

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盖欲如楚芉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絜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孔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曰擔揭也）孔曲禮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柲猶柄也柲音祕）毛曰祋殳也（孔曰

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賢者之官不過侯人彼曹朝也 鄭曰之子是子也 毛曰芾韠也 孔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 一命縕烏本反芾黝於糾反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孔曰賢者不過侯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

毛曰鵜洿澤也 孔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 梁水中之梁也 歐陽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曰咮喙也媾厚也 張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

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兮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程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　張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飢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下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曰興也鳲鳩秸於入反鞠也李曰鳲鳩爾雅以為秸鞠方言以為戴勝乃今之鵴鴿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曰淑善也　張曰結云者實而不他也孔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

陳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然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曰飛在梅也　鄭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有雜色飾　毛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

經又是弔亾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視朝之常服　孔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其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　黃曰天下之動正夫一一也者所以正夫不一也古之人君在我者一於仁而天下之求我者雖不一而各得其所焉苟在我者不一則吾之變必有所及有所不及也　朱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曹曰其下服帶則其上必服弁此言由其心一故其服亦有常也　蘇曰周旋反覆視之無不如一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　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

朱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釋文云榛木叢生也　鄭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

朱曰尊仰愛敬之而願其壽考之辭也　曹曰思古人而願其存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易剝卦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

變風之終也陳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東萊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曹曰變風之極終之以檜曹檜以匪風為終思周道也曹以下泉為終思治也則知當時下國之民復思文武成康之治者豈獨一國而已哉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非惟人情之所願而亦天道之常也故於是以豳風繼之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曰苞叢生也

毛曰稂童梁孔曰禾之秀而不實者 鄭曰愾歎息之意寤覺也 孔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程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愾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朱曰或曰苞稂微草猶得下泉之潤而已不被明王賢伯之澤 陳曰泉之冷冽者宜養禾稼之物今乃及稂莠之害苗及蕭蓍之野草以興君侵刻下民之所養反以養害民與無益於民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曰蕭蒿也陸曰即白蒿葉白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曰蓍筮草也陸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京師髙丘而衆居之也

芃薄工反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曰左傳富辰稱衆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惟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為侯也時為州伯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周召衆為之無郇侯者

朱曰黍苗既芃芃然矣而又有陰雨

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曰四國有明王郇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集解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十五

宋　段昌武　撰

豳

鄭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曽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内出外故言出朱曰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

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國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邠是也定國於邠自公劉始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太王又避狄人之難入處於岐陽成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孔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風釋

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焉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劉曰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之國畿內諸侯上繫于王不得國別為風也何不編于魯魯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于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　楊曰豳風周公詩也周公

居攝政由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併繫之豳黃曰七月特言豳之風俗如此以明后稷先公風化之所及蓋豳國本有是歌周公特陳之而已

范曰豳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朱曰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此詩也　鄭曰遭變謂管蔡流言

朱曰公劉以下太王以前先公之通稱曹曰先公兼指公劉而下為言后稷開國乃在於邰豳雖非后稷之舊而豳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以后稷繫於豳

程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朱曰陳此詩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還

人事當及時耳　呂曰先時感物預慮趨時𠩄憂勤艱難之狀也　朱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耳　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王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以時其燕饗也以節此七月之義也　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

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楊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嘗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歡饗之禮忠愛之誠隆于自然此所以皡皡莫知為之者也王曰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楊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王之本在是故也劉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張曰七月之詩以夏正為斷朱曰三王之正不同周既用天正矣而此詩月數皆以人正為紀何也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况此詩陳后稷先公之舊歷夏商之世而成于周公之手則安得遽以天正為紀范曰何以卒歲則又可見二之日為一歲之終也

毛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孔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而月令季夏火星中日永星火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尚書舉中以言焉如此則星火為大火之次與此

大火之心星別　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李曰荀子曰霜降而婦功成

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殷之正月也孔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周正月斗建子之月殷正月斗建丑之月

程曰一之日猶言冬之日夏之日　張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　朱曰一之日一陽之月二之日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者猶言是月之日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有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　孔曰日陽月陰建子之月陽氣初動故以日稱　王曰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　曹曰易所謂陰陽之義配日月者是也豳月

者三月也與四月皆陽盛之月而不言日者蠶事非一月而秀葽陰生之候是以不言日也毛謂一之日為十之餘至三之日四之日無十矣尚何餘哉段曰秀葽言月即陽月之意見陰陽無截然間斷之理也

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

鄭曰褐毛布也孔曰褐賤者之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也卒終也

朱曰歲夏正之歲也

毛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曰斗建寅之月

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孔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耕皆後中國一月也于訓為於

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曰斗建卯之月

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程曰同我婦

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　朱曰我家長自謂也老者率婦子而餉之　毛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孔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也　曹曰古者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其重如此

鄭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朱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意

程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為首　張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為言也

范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

鄭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

朱曰言所以授衣為是故也　范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

歐陽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饁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

朱曰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

孔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農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也

范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

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曰載則也曹曰始也陽温也 毛曰倉庚離黃也孔曰即鶬鶊黃鳥也懿筐深筐也 朱曰遵循也 毛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王曰微行女子之行宜隱屛也 鄭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 毛曰遲遲舒緩也孔曰

遲遲者日長而暄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過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甚遲故以遲遲言之

蘩白蒿也所以生蠶孔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　朱曰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　山陰陸曰今洗蠶種尚用蒿

祁祁衆多也程曰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

程曰殆庶幾也

孔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

鄭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呂曰七月流火三章皆言叮嚀之也

王

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孔曰春日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　曹曰倉庚乃鳴則將蠶之候也說文曰倉庚鳴則蠶生堯典以鳥獸孳尾氄毛為析因夷隩之候此詩以倉庚鳴鵙為蠶績之候斯螽蟋蟀為入室之候大意相類　孔曰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曹曰求柔桑則蠶之始生者采蘩則蠶之未生者蠶有早晚女服其事之無斁也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

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王曰公子歸以其時而國人之女亦以時而嫁以見先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　朱曰公子豳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事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此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言公子者倣此　曹曰預有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

張曰此章次於耕事者重婚嫁本人情范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户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毛曰亂為萑葭為葦(孔曰釋草云亂似葦而小者初生為菼長大為亂成則名為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孔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程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　鄭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朱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毛曰斨方

銎也孔曰破斧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惟銎孔異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也孔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掎蓋掎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為掎也蘇曰取葉存條曰猗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女桑荑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桑柔桑桑也鵙伯勞也鄭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曰春秋傳曰少皥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又曰豳處西北寒氣之至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於八

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　孔曰績緝麻之名

毛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土寄位於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禮無明文染色多矣而獨舉玄黃由祭服尊故也　王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也　曹曰或玄或黃或朱所謂秋染夏是也　東萊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豈不用玄乎陽明也孔曰謂朱色光明

鄭曰七月流火將

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　孔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蓄之以擬蠶用　朱曰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

程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　朱曰采桑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　曹曰曰伐曰猗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　毛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

麻事起矣　朱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黄而朱者尤鮮明王曰染以朱孔陽為難言我朱孔陽則玄黄不足道矣

程曰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逾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　李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韻耳　朱曰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籜(音託)一之日于貉(戶覺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牽反)于公

毛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曹曰爾雅曰葽繞棘菀注即今遠志也似麻黄赤華葉鋭而黄其上謂之小草說文曰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菀一名葽繞一名細草生太山宛句川谷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訂諸說知葽為遠志明矣)蜩螗也(孔曰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螗蜩也)穫

禾可穫也隕墜擇落也孔曰隕擇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枝葉落陊地為擇

鄭曰于往也 毛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東萊曰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貉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曰齊東郭書衣貉製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 孔曰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之用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 程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曰惟田國人竭作故曰同

鄭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曹曰仲冬大狩乃周公制禮以後所定

毛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

公之小獸私之　孔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　鄭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擇也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　張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曹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于下葽感之而早秀蜩感之而續鳴至八月秋既分穀之感陰氣而夙成者可以穫矣十月陰既極殺氣盛草木無不隕落矣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也　段曰四月秀葽陰氣之先十月隕擇陽氣之先　王曰隕擇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擇為取貉狐貍之候也　曹曰仲冬之月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

温所謂氄毛也幽土寒非裘不可以禦風故也　孔曰既言捕取狐貍因説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纘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　朱曰獻豣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孔曰獨説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閲禮備故也　又曰此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

許云反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陸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李曰考工記曰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釋文曰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霤也朱曰宇簷下也

郭曰蟋蟀令趨織孔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内出在野　毛曰穹窮也窒塞也孔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　孔曰熏鼠令出其

鼠曹曰熏而出之懼其復穴也毛曰向北出牖也孔曰士虞禮云祝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為寒之備不塞南窻朱曰塞向以當北風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孔曰蓽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曹曰凡人之居必有牖以納光明必有戶以通出入也孔曰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朱曰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曹曰三之日于耜丁壯盡出而在田婦子供饋餉事蠶織亦已勤矣至是農事既畢女功亦成宜閔憐之曰嗟者閔憐之辭也閔憐之則欲使之安居而休息焉此邑居之所以當

修也曹又曰既皆溫密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于内　孔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又曰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東萊曰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耳　曹曰或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于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后周人遂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　范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　鄭曰自七月在野至

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曹曰斯螽莎雞得暑而股羽振動蟋蟀得寒而漸以附近於人寒暑變遷昆蟲猶隨之以出入而況於人乎王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者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

孔曰蟲既近于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畒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張曰此章見老者之安

朱曰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余反采荼音徒薪樗勑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曰鬱棣屬薁蘡薁也孔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李即鬱薁李即薁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烹煮故以亨言之爾雅注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李曰可茹公儀為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曰菽豆也毛曰

剝擊也孔曰棗須就樹擊之　曹曰凡米以稻爲上黍次之稷爲下四章既言八月其穫矣此章又言十月穫稻則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　毛曰春酒凍醪也孔曰此酒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　月令仲冬麴糵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爲酒　曹曰凍時釀之至春乃成　蘇曰夏不可釀故爲此酒以繼之也　鄭曰介助也爾雅云右也

毛曰眉壽豪眉也　李曰壺瓠也古今注曰壺蘆瓠之無柄也陸農師曰似瓠而圓者謂之壺蘆　劉曰壺枯者可以爲壺嫩者可以供茹八月宜斷其梢

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令民尚爾孔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為場之漸毛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黂枲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黂扶刃反孔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王曰荼則苦菜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農夫而已爾雅曰葉似苦苣花似菊堪食而苦毛曰樗惡木也孔曰樗惟堪為薪故云惡木王曰以樗不材故薪之也然則材木在所養亦可知也呂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無蓄也王曰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程曰自六月食鬱及

薁以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　王曰眉壽衰矣養氣體以助之也　朱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　曹曰周人貴親而尚齒也　程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　鄭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　朱曰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段曰為農為農者知貴賤之分田獵者識尊卑之等飲食者知幼長之節農夫不自矜其勞而知恤其婦子之勞長幼不自憚其苦而知憫其農夫之苦分義謹嚴恩愛篤密　朱曰此章至卒章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 亟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 毛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孔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 王曰無曠土故築場於圃 曹曰是時地無曠土姑以人力隨時而為之自斷壺叔苴以後無復圃事可以築之矣

鄭曰納內也治於場而納之囷倉 孔曰種植諸穀名為稼 李曰禾之秀實者為稼稼又在野曰稼 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孔曰黍可以為酒爾

雅曰粢稷也孔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然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子例反也　曹曰本草以稷為穄如黍而色黑其米黃與黍俱為私秫故其苗與黍同類也

毛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藝　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重是種藝之字　孔曰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與菰反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

也　曹曰言黍稷重穋矣而又言禾言叔苴矣而又言麻蓋兼藁秸納之所以為薪蒸芻秣者亦豫備矣自黍至菽七者熟以秋冬而麥之熟則在初夏凡此諸穀其種斂之時不齊未必同時而納必云爾者蓋以見農事之備有也　段曰夏熟之麥猶可與是數者同納民生之裕可知　鄭曰既同言已聚也　王曰所納之備也　毛曰入為上出為下　李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曰上入還入都邑之居也　范曰宮功公室之役也　董曰蓋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　朱曰宮邑居者之宅也古者民受

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 鄭曰爾汝也 毛曰宵夜也 李曰男子宵則索綯女子夜則紡績前漢志曰女子所得日四十五蓋一月三十日民又以半夜力作又添十五日 程曰綯所用蓋屋 蘇曰以補綴屋之散陋 孔曰綯繩之絞也鄭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 鄭曰亟急也 黃曰春日舒遲而采蘩者祁冬日促迫而乘屋者亟 毛曰乘升也 程曰乘屋蓋治也 鄭曰急當治野廬之屋 孔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董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閒可以治之 孔曰播種也 張曰

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曰亟其乘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　范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　呂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王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　三之日納于淩力證反　陰四之日

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歴反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十有二月令斬氷　毛曰氷盛水腹堅則命取氷於山林冲冲鑿氷之意　孔曰冲冲非貌非聲故曰鑿氷之意

王曰冲冲和之至也鑿氷非特備暑亦所以達陽氣氣達則冲冲冲矣　孔曰月令季冬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　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氷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虚危　曹曰月令季冬之月命取氷以入告民出五種蓋陽氣達而和適乃出五種焉　孔曰

邈土晩寒故可夏正月藏氷又曰凌人十二月令斬氷即以其月納之　朱

曰豳土多寒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　毛曰凌陰冰室也　孔曰按凌人云三其凌注云三之者為消釋也杜子春云倍其冰也　孔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　程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　孔曰西陸朝覿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己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是乃頒賜臣下也　孔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　鄭曰凌人注云為二月將獻羔而啟冰李曰春薦羔薦韭乃春時先薦寢廟之物也

丘曰肅嚴氣也　毛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　孔曰設兩尊之朋酒斯為飲酒之饗禮　曹曰歲隙必休老勞農且行鄉飲酒之禮　朱曰鄉飲酒之禮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是也　孔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曰公堂人君之堂也　孔曰稱舉也兕觥角爵也　王曰兕觥罰爵用於既酬之後亦所以為樂也　毛曰疆竟也　孔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　王曰於是乎可以飲酒燕樂是謂燕饗之節　鄭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范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

急民也　程曰藏氷所以備暑而開氷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蘇曰古者藏氷發氷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氷於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氷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氷於是大發食祿之家老病喪浴氷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　胡曰藏氷開氷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不專恃此以為治　張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段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壽　東萊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

閒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鴞吁驕反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注云辟法也我

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

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曰金縢書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鄭謂先為冡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曹曰周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甚矣故作鴟鴞以救之陳鵬飛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為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晚而得子年九十三而崩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時去商俗未遠兄終弟及之義心所兾望而周公身自居中專政乃使管叔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金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兾以覺寤王意則鴟鴞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鵬

飛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逞怒于成王遽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既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之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即以王命誅之初無避疑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為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死骨未寒而羣叔挾仇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顧托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托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為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為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召公在内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又安有戾太子之變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為大為嘉為休則周公之東為討罪人無疑也　鄭曰

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也　朱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彌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　郭璞曰鴟類　山陰陸曰先儒以鴟鴞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言狂茅鴟怪鳥梟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　呂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詩有鴞萃止又翩彼飛鴞又為梟為鴟蓋梟之類凡三言見于聲詩皆惡聲之鳥也鸋音寧　東萊曰鸋鴂鴟鴞之別名也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曰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

婦似黄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别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盖未考郭景純之注耳　歐陽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程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　鄭曰室猶巢也言巳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　毛曰恩愛也　程曰鬻育也　朱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盖周公託為鳥言

以自比　程曰鴟鴞謂為惡者朱曰喻同管蔡作亂者子喻管蔡東萊曰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而設也室喻王室　呂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

下民或敢侮予

毛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曰取也桑土桑根也　鄭曰綢繆

猶纏綿也　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鄭曰下民巢下之民也　程曰迨天之未陰雨而

下言自為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曰

亦為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　孔

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

欲毀我巢室王肅云今者今周公時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曰拮据撠挶也孔曰說文云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朱曰捋取也　毛曰荼萑苕也孔曰亂為萑萑苕亂之秀穗也朱曰荼萑苕可以藉巢

程曰蓄積租取也王曰與租賦之租同　王曰卒盡也　毛

曰瘏病也手病口病孔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

鄭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曰亦為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毛曰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孔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也嘵嘵懼也　鄭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　蘇

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揺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揺之以比己既勞瘁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不汲汲也程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

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也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李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周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林少頴曰東征得罪人乃在於二年之久蓋重傷天倫誠有不得已焉誠有彷徨不得已之心此忠厚之至也　東萊曰周公何所恃而敢至二年之久尚有二公在可以委付内事故放得下也　段曰二説一説也惟有二公在故公得彷徨而徐取之也

孔曰完不與敵戰歸士完全　程曰思謂念其勤

勞思其廬室荒廢也　孔曰室家之望女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惟恐君上不知今叙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說忘其勞苦　朱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歟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枚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回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曰東山所征之地曹曰軍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故周公之營軍必依東山以為固

毛曰慆慆言久也陳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

孔曰零雨零落之雨

毛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

王曰止使人毋為謂之勿

毛曰士事也

鄭曰行陳也

毛曰枚微也孔曰微者其物細微也大司馬大閱云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

蜎蜎蠋貌桑蟲也孔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蚅烏草反郭璞曰

大蟲如指似蠶見韓非子　程曰烝猶云升也　陳曰升在桑中李曰鄭謂烝寘也其音訓久言久在桑野也　朱曰敦獨處不移之貌　鄭曰獨宿於車下　王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　鄭曰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董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　范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下雨則其往可知也　程曰濛濛之時羇旅愁慘　蘇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

而悲　范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

程曰制衣裳治歸裝也

東萊曰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

曹曰念歸之心既切因思其離家之時妻子為制從軍之服丁寧告語使勿專事於行陣銜枚之間欲其為萬全之計也

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　朱曰其在塗也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

程曰蠋常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宿於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

力果反

之

實亦施羊䜴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曰果臝栝樓也孔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

陳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曹曰當蔓生野中今乃延入于宇之内矣

劉曰伊威者壁落閒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毛曰伊威

委黍也蠨蛸長踦也孔曰伊威名委黍别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作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容至

程曰町畽廬傍畦壠為

麋鹿之場也王曰町疃鹿場若町畦村疃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　董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疃為田里所聚孔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朱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　董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

程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蘇曰及其歸也又遇雨士於此尤苦故於四章每言之而不已丁夫于役田事遂廢室廬遂荒果蠃以下是

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　鄭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

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耳李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

情也　朱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

垤田節反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

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曰鸛水鳥也　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鴻而大長
頸赤喙白身黑尾翅　曹曰說文曰

雚工奐切小雀也引此詩鸛鳴于垤為據又曰雚呼
官切雚專畐蹂如鸛短尾射之銜矢射人爾雅說鸛

鶾鶝鶔與許慎同其音歡圜福柔郭璞云一名䳓羿則鳴于垤者非鸛也當作雚垤蟻封也將陰雨則鳴　毛曰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　孔曰螘犖土為塚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螘避濕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王曰垤是丘垤也　曹曰蟻知將雨豫為垤以禦之而鸛鳴於其上雨候也　鄭曰洒灑埽拚也　類篇曰埽除也　穹窒窮塞鼠穴也　程曰穹窒謂鼠穴穹窒者窒所壅土也　程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　朱曰栗周土之所宜木　程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　鄭曰行者于陰

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　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

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留

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之所不取

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

年矣　東萊曰婦人洒埽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

於栗薪因感其夫之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

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嫁也　毛曰黄白曰皇孔曰謂馬色有黄處有白處駵白曰駁孔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悅孔曰昏禮曰結悅此言結縭則縭當是悅孫炎曰悅巾也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注綏繫也又曰衿謂之袸注衣小帶也　朱曰士昏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愆而事此親結其縭之事然也

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曰

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　程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朱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曹曰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況舊有偕老之志久别而復見者乎　蘇曰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故豳風著此詩以見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

美公之詩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以毁周公也　朱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　程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曰隋銎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銎斧也

毛曰皇匡也將大也　朱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曹曰或曰意詩人欲侈大其事蓋與血流漂杵同意不以文害辭可也征之為言正也王者有征而無戰不戰以正之故初曰四國是皇皇亦正也次曰四國是吪吪者化之謂也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

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曰使周公嫌于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則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人也　范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一也蓋象之禍及于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曹曰斧斨固為殺伐之用錡銶非兵器而每與斧同用致破缺者豈四國之人樂助周公如用鉏耰棘矜以攻秦者歟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遒固也鄭曰斂也朱曰斂而固之王曰遒聚也聚而歸周也范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返周公之道　董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東萊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

受也東萊曰王亦未敢誚公者蓋二公非不知周公也但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彼可以此使二公一旦迫之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可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曰柯斧柄也　朱曰克能也　孔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　程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得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朱曰此章之興以起後章之義詩之為體優游不迫有至於如此者而學者求之於崎嶇阨狹之中寸量銖較如治法律

失之遠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鄭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旊人為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鄭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　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旊人為瓦器而云豆中縣　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縣音玄

毛曰踐行列貌　程曰此章言其道　朱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

陳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曹曰誠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則其所陳籩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大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

之道代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

還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曰興也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是也

陸草木疏曰鱒似鯶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鯶赤眼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曹曰歐陽說九罭謂小魚之網則得之矣而以鱒魴為大魚則非也緵罟謂之罭蓋網之有囊者大網百囊九罭其小者耳鱒魴皆魚之小者爾雅曰鮀華板切注云今鯶魚似鱒而大又云鮅鱒鮅音必注云似鯶子赤眼

鮮似鱒而大鱒似鮮之子則非大魚可知又云魴魟音毗江東呼魴為鯿今鯿薄而寡力亦非大魚也然則詩人之意言九罭之所得者特鱒魴之小魚而已非魚之大者也　釋文曰衮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彞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　程曰九罭綱之固密者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迎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李曰鴻鴈屬　毛曰遵循也渚小洲水岐成渚　程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　程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東萊曰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

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

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爾雅曰狼牡貛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曹曰說文云似犬銳頭白項高前廣後　陸璣疏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以誘人其猛健者去之數十步雖善兵者有所不能免也

毛曰跋躐也孔曰跋前行曰躐　孔曰狼之老者領下垂胡朱曰頷下垂肉也　毛曰疐跲也說文曰跲躓也　進則躐其胡退則跲極業切其尾進退有難　鄭曰公周公也　程曰

孫者避而弗居也劉曰公孫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曰碩大膚美也　鄭曰屨人注曰王舃有三等赤舃為上冕服之舃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舃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舃禪下曰屨　王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安也毛曰几約貌　孔曰謂舃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約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

程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

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此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

范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如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蓄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為泰孔子戹于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

其致一也 朱曰公之被毁以四國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弗居耳盖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曰不瑕不可疵瑕也 孔曰瑕言玉之病疵亦玉病 程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

之興如是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殺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集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毛詩集解卷十六

宋 段昌武 撰

正小雅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君豐鎬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叙云王居鎬京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

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孔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代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

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成王周公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

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　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東萊曰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辨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程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　朱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　又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

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歟

鹿鳴之什

孔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有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朱曰宋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樂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孔曰羣臣為嘉賓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

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曹曰人君燕闕一人為賓燕禮曰公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則亦大夫為賓是羣闕矣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此雖闕而諸侯亦有之則又有四方交聘之賓然闕其臣雖立以為賓乃使宰夫為主對之行禮闕與為酬酢也至於天子燕諸侯則親與之為賓主以其不純臣故也由是推之則文王之為西伯也其於列國之來聘者安得不與之為賓主哉按襄四年穆叔如晋晋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杜注曰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也叔孫奉君命

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也鄭注燕禮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嘉賓講道修政之樂歌也且文王之時勞使臣則有四牡遣使臣則有皇皇者華遣戍役則有采薇勞還率則有出車勞還役則有杕杜燕兄弟則有常棣燕朋友故舊則有伐木不應四方之賓客獨無歌詩先儒謂嘉賓即羣臣羣臣雖不害為嘉賓若夫燕四方之賓客同歌鹿鳴必矣燕則飲食畢備故燕兄弟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燕朋友故舊之詩曰於粲洒埽陳饋八簋鄭氏以飲為饗禮有酬賓送酒之幣以食為食禮有侑賓勸飽之幣正不及燕禮夫執成周太平之典以追論文王造周於商之末世而必斷於合得無失乎　朱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　范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禄者也　張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嘗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禄

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食之言以飲食為主而副以幣帛言將闕

幣帛之謂特行之耳將行也厚意藏於闕

禮何以行之哉饗以訓共儉而燕則以示慈惠

闕

故能使上下之情洽如此盡其心者忠臣之闕

有得與不得耳

闕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

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毛曰興也　程曰呦呦和聲也　鄭曰苹藾蕭　孔曰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曰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　董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　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笙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　毛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　孔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　程曰承以藉之筐以貯之　朱曰將行也　毛曰行道也　朱曰周行大道　董曰古者行與鄉同聲　程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

如此 孔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之無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為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朱曰蓋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曹曰於是乃告之曰忠臣嘉賓之人有以誠意好我者當表示于周行之中使臣下知所效慕焉孟子曰畜君者好君

也與此好我之好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自助也非徒飲食之而已左傳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朱曰此燕饗賓客之詩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 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曰蒿菣去刃反 也 孔曰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為菣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鄭

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離亂　曹曰視民當與文王視民如傷同義　毛曰恌愉也孔曰愉音臾說文訓為薄也示民不愉薄也　朱曰恌愉薄也　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　程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朱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蓋亦深矣　劉曰燕禮有親踈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

不恍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倣者不亦君子乎 范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曰芩草也（陸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也燕安也 范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 程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數（曹曰君臣相勉）

而不荒以善故久

毛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也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説音悅矣

段曰是詩宜居皇皇者華之後而先之者講師漸失其傳也然要知四牡之作人君當知臣下之勤勞皇

華之作人臣當念君上之付託此則詩之義

四牡騑騑周道倭遟音威豈不懐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毛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東萊曰或以為道途或以為大路葢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内故為是說抑不知使臣初發葢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倭遟歷遠之貌孔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曰倭遟回遠也盬不堅固也董曰說文鹺海為鹽鹽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朱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

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狥私而廢公是以内顧而傷悲也　毛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鄭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范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曰夫乃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啟跪也爾雅注云小跽處居也范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曰不遑啟處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載飛載下集於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李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曰鵻夫不也孔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也

孔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　毛曰栩杼也孔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為皂或為皂汁可以染皂又曰將養也　程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曰令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　范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曰杞枸檵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　鄭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　孔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

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不敢言者於其燕勞而歌詠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　又曰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蘇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 孔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　范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其致一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朱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　孔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　程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東萊曰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于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詩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程曰人君遣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欣之誠

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曰興也　毛曰皇皇猶煌煌也　孔曰華猶草木之華也　毛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　鄭曰衆行夫　孔曰使與上介衆介　程曰征夫使人駪駪倏促之狀也

朱曰懷思也　程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　歐陽曰首章稱美其賢才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耳　曹曰光華在所使之臣不主送之者言也　歐陽曰於原隰者其道所

經也程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程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曰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朱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劉曰駒之為馬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駟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鄭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鄭曰爰於也

毛曰訪問於善為咨　程曰諏謀度詢所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曹曰忠臣之出使事雖有指必博詢廣問求訪人民之利病與政事之得失以輔助其君之聰明且見其任之專信之篤也　歐陽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李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　朱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將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　范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朱曰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

東萊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陳曰穆叔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數衍文辭經旨不在是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曰騏騏文也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毛曰白馬黑鬣曰駱　朱曰沃若猶言如濡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毛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解見駰均調也　歐陽曰諏謀度

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孔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然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董曰韓詩

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說合

朱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序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程曰此詩句少而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合反）不韡韡（韋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曰興也常棣棣也　鄭曰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　孔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曹曰移即所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論語所謂唐

棣之華偏其反而是也常棣乃棣也本草謂之郁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所謂食鬱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即此詩所謂常棣也

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 孔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 毛曰韡韡光明也 鄭曰承華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 孔曰鄭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歐陽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

程曰常棣今所謂王李華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王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者如此 范曰常棣之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 東萊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備察熟味也

程曰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以華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　范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說文鄂作萼董曰謝靈運亦作萼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程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

以相依恃王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段曰至患難則天性見矣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曰陸疏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鄭曰每有雖也良善也　毛曰況兹也蘇曰甚也永長也　程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

也 崔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 鄭曰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天性也 曹曰比兄弟失其常處而聚於原隰時也 鄭曰當

急難之時雖有善朋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朱曰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蘇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惟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小人則以親為怨而樂從其蹤故此詩每以告之 范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于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歎而已 王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冠讎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冠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

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思望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矣然則世之所以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䘏也而況於朋友乎

東萊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厚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

視歟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在良反外禦其務音侮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曰鬩狠也爾雅曰鬩狠也 鄭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也 朱曰烝發語聲毛曰烝塡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塡窴塵同

毛曰戎相也朱曰戎助也 范曰兄弟內鬩而猶外

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

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共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喻遠也

王曰很于内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有良朋曽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　朱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為窺伺謂冦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旨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

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矣至于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辭氣和平懇而不怒讀者猶

或以是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家室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踈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之不如友生可乎　歐陽曰此乃責之之辭　程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　蘇曰人居平安之時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　王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東萊曰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賓印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如具反

毛曰儐陳也　蘇曰飫饜也　王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　程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

也無間矣

毛曰翕合也　程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矣故其和樂久而不厭　朱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蘇曰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于兄弟之以天屬哉　李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嘗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學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篤兄弟之愛則雖室家宴好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而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曹曰凡人情信莫篤於朋友而愛莫甚於妻子兩者皆人合其合可離也兄弟則天屬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毛曰帑子也　董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爲帑者賈公彦於司厲引詩曰樂爾妻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　范曰究窮也　毛曰圖謀也亶信也

程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　東萊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孔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惟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曹曰朋友者兼同姓異姓之臣詩中所謂諸父

諸舅是也故序者以親親友賢釋之真西山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曰興也東萊曰興之兼賦比者也丁丁者伐木聲也劉曰聲相應也朱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曰幽谷深谷

也遷徙也　毛曰喬高也　鄭曰相視也　毛曰矧況也　張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　程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　什方張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程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序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

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丘曰伐木若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于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 蘇曰事之甚小而須朋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况于事之大于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 范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矣 楊曰五品天之叙人之大倫也朋友

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矣得罪於天無禱也神之聽之其能終和且平矣乎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叙)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八簋(其位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曹曰首章既以伐木起興後二章因衍而賦之其義不復繫於伐木矣如魚藻詩以魚在在藻起興至第三章則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既云在藻又云依蒲若以本章論之理豈得安此類皆因起興之語衍而

成章爾　毛曰許許柿貌　程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　孔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與美貌羜未成羊也　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羜　鄭曰速名也　朱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　毛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　孔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頳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

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　朱曰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踈之殺也　鄭曰寧適不來寧名之適自不來也　朱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　毛曰微無也　朱曰顧念也於歎辭　毛曰粲鮮明貌　孔曰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　毛曰天子八簋　孔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　劉曰簋至於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曹曰言其甚盛也毛謂待族人然序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時詩其事猶在商世周禮皆周公所作又豈得拘以為制哉　孔曰肥牡羜之牡者　毛曰咎過也　李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

嗚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者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燕樂之朱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

之罪　李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 音侯 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 音沽 我坎坎鼓我蹲蹲 七旬反 舞我迨 音待 我暇矣飲此湑矣

孔曰阪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　蘇曰衍多也　鄭曰踐陳列貌　朱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范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　曹曰爾雅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又云妻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蓋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親親之義也　陳曰君子之取友無方若內

若外惟其有德而已無遠皆在也　毛曰餱食也　孔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曹曰易曰飲食必有訟　毛曰湑莤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朱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鄭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　曹曰酤一宿酒商頌所謂既載清酤是也　李曰坎坎鼓聲也　毛曰蹲蹲舞貌　鄭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　王曰於諸父曰肥羜而已於諸舅

乃曰八簋肥牡於兄弟乃曰籩豆有踐者言以至誠加焉每有隆而無殺也　程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踈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餱之不相及盖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則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　蘇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鼔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　朱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而至於有愆故

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　段曰舉乾餱者微之於微也

篤友義當於閒暇急難而能相求者獨兄弟耳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鄭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　蘇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燕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

程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言人君受天之祐福禄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曰天保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之深至如此　黄曰君下下以成政則君不敢忽其臣臣歸美以報上則臣不敢忘其君此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之理也

又曰三復是詩見君子愛君之意曰單厚以信厚之

德期之也曰戩穀以進善之不已期之也是用孝享則奉先思孝之意也徧為爾德則歛福錫民之意也是數者皆所以受福之資歟此臣報君之志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曰保安也曹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　朱曰爾指君也　毛曰固堅也段曰九重乃臨深履薄之地也故曰保曰定曰固有堅凝安定之意聖人以鼎象位亦此意矣　俾使也　鄭曰單盡也　程曰俾爾盡厚何福不

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　朱曰除除舊而生新

毛曰庶衆也程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　朱曰言天之保定

我君使之如此也曹曰人臣之福禄出于君人君之福禄出于天　段曰保有周旋扶持衛護之意凡出于人力不及用之地者乃天也后稷之寘於水而鳥覆翼焉周公之流於東而風雷動焉推此類可與語天矣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開人

曰戩與翦同 毛曰罄盡也 鄭曰降下遐遠也天與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歐陽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罄無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 朱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王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惟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歡心而

不可強以為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曰興盛也　毛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董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者也

鄭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

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　朱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程曰既庶矣則欲積累振起至于崇高而不已故曰

以莫不興既興矣則又欲繼繼增益寖盛不絶故曰以莫不增

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曰吉善蠲潔也王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曰禴於文或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取便文也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

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

鄭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直留反朱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　曹曰商周之制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當成王時后稷為太祖其下有大王王季及文武仁昭二穆則亞圉公叔祖類之儔當在七廟之數矣按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氏曰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則知先公不止后稷也

朱曰先王大王王季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者周公所更定歟孔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之前皆為先公

君

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　孔曰無疆者無有疆畔境界也　鄭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孔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歐陽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神之畀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曰弔至也　鄭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孔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　朱曰猶所謂祖考來格也　毛曰詒遺也　程曰質實也　朱曰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　王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鄭曰黎衆也　李曰百姓庶民也　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言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百官族姓也　鄭曰羣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當曰猶堯之民皆以堯之心為心　范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

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曰恒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也騫虧也

程曰如松栢

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蔭劉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

朱曰承奉也　歐陽曰前既欲其興盛後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杜以勤歸也

鄭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

殷王也　孔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戎玁狁大于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敕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畧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　蘇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　程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序其勤勞傷悲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　朱曰

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段曰文王百里之國當西北之二邊遣戍守衛民亦疲矣意者文王領西伯之任或率其旁之諸侯邂不然歲歲出戍盡用百里之民必不堪命也汝墳勉正之風殷靁勸義之俗是詩固有感動之而由汝墳以觀豈特岐周之民也讀詩者當考乎此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毛曰薇菜也作生也劉曰作謂芽初出土　鄭曰莫晚也靡無也　王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靡得以家為家　毛曰玁狁北狄也鄭曰北狄今匈奴也　鄭曰遑暇啟跪也　朱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

程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

啓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序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曰薇始長而柔　鄭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

毛曰聘問也　李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范曰自作以至於录未久也已念歸而憂　蘇曰内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朱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段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驟遭焉則情必至於難堪儻前知其必然而一旦當之則安矣是詩作之於遣戍之初而預道其室家之契闊飢渴之窮困道途經歷之險阻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境而驚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歳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曰薇壯而剛　鄭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孔曰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常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曹曰蟋蟀歳聿其莫注以為九月則首章亦陽止乃十月也）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　毛曰疚病也　鄭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王曰剛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　程曰歸期須歳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

我行不可歸也朱曰不來不反也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劉曰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于報國視死亦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 王曰路戎路也 鄭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曰衆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率得稱路者左傳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 毛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 孔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曹曰常棣

之華繁密而相承戎車之密比亦如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

朱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曰君子總彊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者也段曰古人所謂戰勝者與後世事不同後世大率運奇百出以求勝則勝負必至於難定古人之治夷狄也服則捨之而已矣以是為勝亦宜三捷之可期哉雖然

一捷可矣而猶有俟於三焉獨非窮威乎此當以孟子三不朝之意推之聖人不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敗敗而三焉在彼亦心服在此亦非倖矣曰三者以赴敵休士之節約而言之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 程曰依依止所處也腓腓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

小人從而動也　鄭曰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芘倚劉曰君子則依之為僕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　董曰按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以取象以著其隨物而動也　毛曰翼翼閑也孔曰閑閑習也　程曰行列整治之狀　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也　鄭曰弓反末彆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　孔曰釋器云弓有緣者為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束骨節而頭着也然則弭者弓銷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骨象若

綍或有紛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曰服矢服也陸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為弓鞬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曰日戒日相警戒也言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陳曰師衆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師衆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曰整練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為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段曰兵器必盛飾足以壯耀耳目悅其心而令其氣勇也象弭魚服亦此意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行道遲

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　朱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

董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曹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

程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

范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

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 毛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程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閔其勞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後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又曰兩雪霏霏紀次年之冬也若以仲春往而冬暮歸則次戍者未至疆圉虛矣每秋冬兩番戍皆在又見備禦之至也 林賢良事要曰成周制兵大抵期戍以一年蓋役民歲三日故於百二十人之中共準出一人以供一年之役由一人三日以積之也 余徽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而左氏傳亦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是知其期以一年也然東山詩曰周公以西

土而東征者蓋三年又何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周公以西土東征蓋亦師從旅從之比非遠調也況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曾何以久役病之哉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

鄭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王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卑

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率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　毛曰出車就馬於牧也　王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於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　李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説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　鄭曰自從也　王曰天子紂也　董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

也 程曰謂我命我也 毛曰僕夫御夫也 鄭曰載裝載也棘急也 歐陽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 東萊曰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 孔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

旐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丘曰將言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　李曰

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耳　朱曰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　曹曰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郊外猶牧也車出於牧則既駕矣於是出郊則自遠郊而出闕門孟子所謂郊關之內者也

毛曰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

鄭曰設旐者屬之於干　孔曰周禮大司馬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師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旗或戴旐或載旟也　楊曰曲禮行

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使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朱曰此章所謂旐者玄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曰胡不何不也　毛曰旆旐垂貌

程曰旆旆垂委之狀　王曰未有事故不旆也　董曰記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　東萊曰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斂旜及所

聘之境張旟而誓使之旟猶軍之旗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旟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旟猶軍在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旟猶軍將戰而張旆也況茲也

程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鄭曰將帥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東萊曰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曹曰師既出郊則當設備故設旐建旄焉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者指其旟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曹曰

其心常如遇敵志在必戰故曰胡不旆旆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曹曰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

也　劉曰往城于方者
軍行而為畜築之具也
范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
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　蘇曰彭彭壯盛也
毛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
王曰彭彭然張其車
乘央央然旆其旂旐
朱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　毛曰赫赫盛貌
程曰赫赫
德名顯盛
襄除也　李曰牆有茨曰不可襄也則襄是除也　朱曰襄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　東萊曰言既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

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程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曹曰襄玁狁則師可以凱還矣故下章序其來歸之意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曰方華方生華也　李曰思語辭也　毛曰塗凍

釋也孔曰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劉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曰或曰簡書冊命臨遣之辭也孔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東萊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曹曰黍稷方華六月時也雪融而為塗正月時也采薇之始遣也春時而往期以冬歸故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南仲以春出師至則玁狁衰矣既而西戎薦興乃復以六月自北徂西

而伐之比其勝之而歸當初春雪釋之時逮至于周則春深矣故如下文所云卉木萋萋等是也

劉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襄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啓居也　曹曰南仲既襄玁狁則思歸矣繼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畏此簡書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毛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

鄭曰君子斥南仲也　毛曰忡忡猶衝衝也降下也

東萊曰薄語辭也劉曰降若莫不欲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徯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　東萊曰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朱曰豈既卻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歟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曰卉草也 孔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蘩之人祁祁然衆多 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 毛曰夷平也 歐陽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旋之時也） 曹曰征玁狁則西戎作代西戎則玁狁平意者二虜相掎角而為寇歟

鄭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朱曰此詩首末皆述其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 曹曰一章二章前四句俱序征夫之思其室家後三句俱序室家之思其夫三章前四句序征夫之思其父母後三句序父母之思其子四章序征夫過期之久衆家思之也 呂曰將帥君子也君子志在名節故出車述其憂勤王事以彰其義兵役

小人也小人恤於私者多故杕杜道其思望以序其情此二詩之言所以為異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切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曰杕特生貌杜赤棠也 孔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毛曰睆實貌 鄭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 朱曰軍士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 呂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

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　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　范曰日月陽止歲將暮矣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曹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朔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　凡行役惟居者之憂為甚　鄭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曰萋萋新葉　鄭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呂曰杜葉萋萋則春矣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曰杞之可食春暮矣　孔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　毛曰幝幝敝貌痯痯疲貌　李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曹曰以朔方而

視岐周為南故陟北山以望之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他義也　朱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丘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陳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朱曰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范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闕其將至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久反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曰載裝載也疚病也 毛曰逝往也 劉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 毛曰恤憂也 鄭曰偕俱會合也 毛曰邇近也 王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 毛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朱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 王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 朱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歟 范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

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李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異於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　曹曰物之生子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為豐年之兆而魚藻之篇以魚在在藻為萬物皆得其性

魚麗於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

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罶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　鱨魚

揚也陸璣曰鱨一名黄揚今黄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黄有力解飛鯊鮀也孔曰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曹曰以薄為笱非工緻之器而魚之小大備有則他物可知太平而後微物盛多程曰罶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曰草木黄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動風暴枝折葉隕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

然後罻音畏羅設孔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者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孔曰既言取之時又言取之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殺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

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得恃以為治者哉　蘇曰古之仁人交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者君子於是及其閒暇而為禮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曰鱧鮦也　孔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或作鱧鱣或作鱧鯇定作鮦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曹曰物則非特魚而已　蘇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東萊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或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曰盛而及時也王曰君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　吕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　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　蘇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東萊曰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内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毛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　張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

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董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其見於詩者歌也其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是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亡其辭云者非失亡之乃本亡也　朱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曹曰今六篇無詩者皆笙也餘詩不亡而獨施於笙者盡亡之以此知其本無詩也雖無詩而工師肄習其聲不可以無義故有其義而已則亡當作有無之亡而非亡逸之亡也且歌則升堂而奏之貴人

聲也笙入則奏于懸中懸在堂下貴賤有等安得有詩以漢制觀之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升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皇帝就洗東廂奏永安之樂皆未嘗有詩至房中安世樂皆升歌而後有詩則此六篇者其嘉至休成之類歟　東萊曰董氏之言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鄭曰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孔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朱曰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

用之樂毛氏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蘇或曰毛公推改什首乎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東萊曰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illegible]之後次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雅正之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集解卷十六